

● 旋风剑大系

● 不朽宇宙传奇
新派武侠巨著

花痴少爷

公孙千羽著



下

东51A-5

445-60
H.C.
22
C-1

花
痴
少
爷



旋风剑大系
公孙千羽著

远方出版社



嫉惡如仇見义勇为
江湖豪杰綠林好汉

责任编辑：日娜
封面设计：刘博
插图：大水

● 孤独浪侠 上下

● 侠女芳魂 上下

● 神手奇剑 上下

● 剑侠冰心 上下

● 残星飘香 上下

作者亲手修订

海峡两岸公证

● 少侠玉娃 上中下

● 巨掌魅影 上中下

● 龙凤刀剑 上中下

● 断剑情侠 上中下

● 奇侠天娇 上中下

● 玄天神剑 上中下

● 黑欲浪子 上中下

● 剑豪名刀 上中下

● 大侠幽灵剑 上下

● 血色孽缘 上中下

● 仙剑奇侠 上中下

● 龙卷旋风刀 上中下

● 花痴少爷 上下

三个胖子抹了一下额头，显然，他们都已领教过王大豹的一手，不知他的赌术到底有多高，又是倾囊大赌，都难免心情紧张了。

王大豹却仍是一副儿戏之态的道：“请快下注！”

说着，突然目光一眨——

张麻子也是眉毛一挑唔了一声：“怎么？这个时候还有人下栈……”

因为，他们都听到了怒马飞驰之声，及门而止。

旋听外面传报道：“有……客人到……”

张麻子喝道：“客人投店是你们的事，鬼叫什么？”

那伙计有点气促地呐呐道：“是……来找王大少的——”

“噢！”王大豹抬头道：“找咱？”

外面应“是。”

王大豹问：“是不是咱的仆童……”

“不是！”那伙计忙道：“他自称是……什么姓张的……”

张麻子一怔，道：“姓张的？多大年纪？”

那伙计道：“年纪很轻，样子也长得不错。”

王大豹呀了一声：“难道会是张振海？”

三个胖子神色一紧。

王大豹站了起来，旋又坐下，道：“问清楚，如是他，说咱有请！”

那伙计应了一声，却没有走，似有所待？

张麻子适时哼道：“呆什么？爷们正在兴头上——”

这才听到脚步声退去。

张麻子一注王大豹，笑道：“哥子，你这位客人这时候跑来找你做啥？”

王大豹闲闲地道：“还债来的。”

“还债？张麻子斜睨着他：“他欠你哥子啥子债？”

“当然是赌债！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很少，很少！”

“既然所欠不多，何必这时候跑来惊扰？”

“因为他仗着他的老子有的是钱，为了面子，就急着来清债了？”

脚步声响，只听一声豪笑：“大豹兄，小弟应召来了！”

张振海倒提马鞭，大步走进厅来。

王大豹蹙眉道：“足下来何迟耶？”

张振海一面卸下黑绸披风，一面歉声道：“舍妹闹小孩脾气，吵着要回家去……小弟只好送她一程，回转才看到你的柬贴宠召——”

王大豹道：“还好，咱们在消遣，不然，正当好梦方酣，你大早来此，那就有点……”

张振海笑接道：“打扰了各位赌兴，我也来凑一脚如何？”

“不行！”王大豹道：“老兄连行规也不知道，那有牌已洗好，只等揭宝才插手的”等会再说。

张麻子笑道：“哥子你这位贵友也姓张？”

张振海一注目，抱拳道：“小可张振海。”

“张振海？张麻子自语道：“大名好像很耳熟？”

目光一注王益等三人，道：“你们也听说过这个名字吧？”

王大豹暗暗冷笑：“你别装蒜了，未免把咱当作好哄的了！”

张振海已扬眉道：“区区籍藉无名，不足挂齿，尚未请教阁下及这几位——”

王大豹冷然道：“五百年前是一家，这位是阁下的贵本家，另外三位……”

丁源久等三人忙一一自报了姓氏，并欠身为礼。

侍女奉上香茗，敬上点心。

张麻子一面摆手吩咐再送一份“八宝神羹”来，一面自语道：“真是好极了，格老子我张大富‘海’了半个天下，人家只知道我是川东首富，咳，听说江北还有位本家，是条盖世顶天没遮奢的好汉子，可惜没见过面——”

王大豹心中冷笑，接口道：“阁下夫子自道，不知说的是谁？”

“格老子失礼啦！”张麻子一仰面笑道：“呃，这位老弟，听你的口音是北方人氏，可知道‘盘山堡的张飞雷’的老大？”

王大豹刚披唇一笑，张振海听得对方提及乃父名讳，不怪轻忽，神色一肃，凝声道：“是家君。”

“什么？”张大富上身一倾，张目道：“老弟就是张老大的公子？”

王大豹冷声插口道：“是否还要验个货真价实？保证如假包换？”

张振海忙道：“好说，各位还是乾坤一抛，继续玩吧！”

“好个乾坤一抛！”张麻子大笑着站起来，大笑道：“父是英雄儿好汉，格老子我张大富生平瞧不起别人，就是对令尊张老哥心仪得紧，听说令尊在江湖上有天下第一把手之称……”

张振海忙拱手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湖谬誉，每多溢美，言过其实……”

张大富十分高兴地一拉身边的金交座椅，道：“小哥子，我们亲近亲近，托个大，格老子老夫比你大一把年纪，就以你阿叔自居了。”

张振皱道：“愧不敢当——”

猛听王大豹传音道：“此人可疑，不防暂时迁就委屈些！”

张振海眨眨眼，逐笑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多指教。”

张大富十分欣悦地拍拍张振海的铁肩，笑道：“可惜我不清楚武林中事，只知道令尊名重天下……”

王大豹不耐地道：“阁下等下再叙家谱，摆龙门阵如何？也许是张家财雄势大，值得夸耀……”

“王大豹兄！”，张振海佛然道：“为何又来这一套？”

王大豹冷然地道：“咱就是看不惯世俗的趋炎附势，攀龙附凤——”

“什么话！”张大富沉声道：“你哥子乱摆什么，格老子我张某人别的或者不如张老哥，论财富，有的是，你哥子怎么摆得这么难听？”

王大豹道：“咱认为君子之交谈如水，在这个节骨眼儿上，用不着这样穷泡！”

“好，算你哥子有理，请亮宝吧！”

一侧目，向张振海笑道：“振海贤侄，你也凑个兴，随意压一门！”

张振海明知对方有意托大，以辈份争气势，并不在乎，豪声一笑：“只不知大豹兄可愿意？”

王大豹哼了一声：“本来是不行的，既然你有本家叔子做靠山，咱就多多益善，接受你的孝敬可也！”

张振海气在心底，无奈何的讪然一笑，一探怀，也是一个蚊皮匣子，他随手抽出一叠水票，下了注，道：“小玩玩吧！”

王大豹道：“大玩玩又如何？”

张振海道：“那就听您吩咐！”

王大豹道：“先推了这一庄再说！”

他淡淡的扫了案上的押注一眼，掌心转动着水晶骰子，冷静得使人胆寒。

“慢！”张大富徐徐地道：“这是今夜最后一庄，先讲明白，是不是当场兑现？”

王大豹笑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张大富道：“你哥子先估量一下。”

王大豹道：“台上一共有多少？”

张大富道：“大约不多，四五百万两总是有的，小意思，假如

你哥子来个统吃，固然恭喜，亏一统赔——”

王大豹笑道：“有多少赔多少！”

张大富道：“你哥子可是带的太多，不便露白？不然，还是算了，留着明夜……”

“笑话！”王大豹挑眉道：“赌钱场上无父子，用不着套什么交情！？赌命都行！谁敢赌‘条子’、‘生姜’？”

张大富道：“你哥子火气好大，格老子算我张某人小气，何必吓人？”

王大豹作冷笑：“别小看人了，咱不妨先让你先亮一下招子，再叫你收回你的话！”

说着，另一手一探襟底，又抛出一个小草囊，道：“这里面除了黑珍珠四十九料，夜明珠二粒外，有你们意想不到的真宝，如咱手气不好，随意作价笑纳可也！”

张振海道：“玩笑适可而止，亮牌！”

小牌九的规矩，庄家应该先亮牌。

庄家的牌亮开了，一张虎头，一张地牌，三点，地字三。下家见了，一齐哈哈大笑，一个三点，当然输多赢少。

但笑声马上就慢慢落落的停歇下来。

上门是长三配小五，一点。

天门是金鹅配杂九，三点。

下门是丁三杂七天地交泰，穗十。

庄家点子虽然不大，却是地字三独霸全场，通吃！

王益等三个胖子一个个面色如土，都有气喘不过来之感。

张振海一声：“大龙兄好手气！”

“哈哈——”张大富大笑起来：“痛快，这位哥子便是要得！”欠身而起，道：“今天到此为止，如果你哥子真是长白山的棒槌（好货），今夜再来！”一摆手又道：“请用点心！”

看他那份从容镇静之态，好像输掉这么大的数目，等于九牛

掉了一毛似的。

王大豹笑了道：“阁下一定要多多进货，却之不恭，咱就慨然承允，先谢过了。”

一面也站起身。

那班侍女，如梦初醒，两上怯生生走过来，合力把案上的赌注轻轻地集拢在一起。

另外上来六个侍女，把“八宝神仙羹”分别移放到各人面前。

王大豹笑道：“现在该是吃早点才对吧？”

目光一扫王益等三个胖子，道：“听说贵地扬州风俗，是日上三竿不起身的，把早点当作午饭吃，是么？”

王益强笑道：“是的，不过那也只是富贵人家——”

张振海道：“原来王老板是扬州人氏？”

王大豹道：“正是，连丁、周二位也是。”

张振海笑道：“扬州富甲天下，难怪三位都如此豪气干云，今夜倒是要来分润分润一些了。”

张大富哈哈道：“要得！当然是要扳本的！”

王益也笑道：“自当敬陪。”

张大富又摆手道：“请，请，趁热，趁热！”

侍女们将各人面前的瓷钵盖子取下。

只见一大钵的羹状之物，除了扑鼻肉香，能教人食指大动，垂涎欲滴外，颜色也悦目诱人，王大豹与张振海二人的见识不谓不广，却一时无法弄清楚是一些什么东西调制成的。

他二人身在险地，时时警惕，但可不能不吃，心中未免嘀咕。

侍女又各捧玉盘，献上了银调羹。

张大富先自舀了一匙入口，咽下笑道：“二位都是闯过天下的，在家也必讲究食道，可曾吃过此羹？”

这分明是要“考”王、张二人了。

王大豹心中一动，笑道：“食道万端，烹调各有秘传，火候，

刀口，入口品尝才知道，叨扰了再说！”

说罢，低头吃一口。

他舌尖凝功，暗加品析后，便毫不在意地自顾大吃起来。张振海遂也照吃如仪。

王大豹啧啧道：“入口即化，芳香留颊，其味颇特，请问阁下，阁下该是此间主人吧？”

正在吃着的王益等三人皆是一愣。

张大富哈哈道：“你哥子，好会摆呀！明明知道彼此都是江楼贵客……”

“那么，为何阁下总好像有点主人气派？”

“你哥子，根据什么？”

王大豹淡淡地扫了那班神色紧张的侍女一眼，笑道：“没什么，咱只是觉得这些丫头好像很怕你似的？”

张大富哧然一笑道：“你哥子别笑话了，也许是格老子我财大气粗，把她们吓着了。”

王大豹道：“还有，何以厨下准备的点心都是阁下欣赏的，好像都是为阁下准备的？”

张大富暗道：“好小了你倒很会抓‘枇杷’，居然能由这些细微末节来苗头！”

王大豹咳了一声：“有了！”

旋向侍女们一摆手，道：“去请你们老板来，说咱有请——”侍女们一怔，却不自觉地向张大富看去。

张大富吼道：“你们呆什么？快去！”

遂有两个侍女应声出厅而去。

张大富目注王大豹道：“请问你哥子，大清早，找人家老板做啥子？”

王大豹道：“此君多财善买，经营得法，咱想向他请教请教。”

张大富道：“你哥子太抬举他了吧？”

“不然，陶朱隐于买，市井中不乏奇人异士，咱岂可失之交臂？”

张大富笑了：“那就由哥子高兴吧！”

那两个侍女迅即返回，一个向王大豹一福道：“回大少，敝乐家不是住在这里，今早还没来。”王大豹道：“他住在哪里？”那侍女道：“在东湖那边——”“你可叫伙计跑一趟，有赏——”随手就是一粒黑珍珠。

那侍女“受宠若惊”的，有点失措，不敢收受的样子。

张大富笑哈哈：“这班小丫头，倒底没有见过大世面，收下无妨，快去——”

那侍女应了一声“是？”，福了一福，羞怯怯面红红的收了黑珍珠，匆匆向外去。

张振海不知王大豹在搞什么鬼？忍不住道：“大豹兄，这么早，人家都在睡，何必急于见人家？”

王大豹道：“咱自有道理！你甭管。”

又向那班侍女一招手，道：“你们伺候了大半夜，辛苦了，来，拿去买些上好的胭脂宫粉，多做几套好看的衣裳。”

他掏出了大把黑珍珠，每个侍女一粒。

那班侍女一齐柳腰轻折，谢赏。

王大豹适时问道：“你们知道楼下还有空房间么？”

她们一怔，一个恭答：“没有了，都住满了？”

王大豹又问：“总共有多少客人？”

那侍女道：“总有近三十位吧？”

王大豹道：“哦！为何玩玩的只有这几位？”

张大富接口道：“你哥子，各人的脾气不同，喜欢夜赌的人不多——”

王大豹道：“阁下都认识么？”

张大富摇头道：“谁耐烦和不相干的人搭讪？”

王大豹道：“咱是想，独乐不如众乐，等会儿美人儿来了，请

大家同乐一番——”

张大富道：“可以——”

他张口打了个呵欠，一伸懒腰，道：“乏了，格老子好困呀！”

向张振海一招手，道：“振海贤侄，到阿叔房里去歇歇好么？”

张振海谢道：“请自便，我还想和大豹兄聊聊。”

张大富道：“格老子我就先去困一觉再来摆了。”

他缓步向外厅走去。

王益等三人也向王、张二人拱拱手，道了安，退出了大厅。

王大豹笑道：“小张，本想给你也开个房间的，既然客满了，只好到咱房里去谈谈了——”

二人来到房中，房门一闭，王大豹就传声道：“你认为如何？”

张振海也传声道：“小弟一看到你吓人的帖子，就赶来了……

…你根据什么，说这儿可疑？”

王大豹传音道：“当然有根据，你可看出了那姓张的底？”

张振海道：“此人眼蕴异色，当是高人！”

“那三个胖子呢？”

“想必也有问题。”

“你可知道当年的淮扬五福？”

“听说过！”

“他们已占了其三——”

“你是说——”、

“先歇下来，天亮了，等咱想一想，夜里再看咱的惊人手段！”

“方才你为何不采取行动？”

“还要等‘成熟’一些！”

“方才的八宝羹没有问题？”

“不会有！因为用的是银汤匙，咱也品析过了。”

张振海突然想起了什么？脱口道：“不知小兔兄在哪儿？”

“你问咱老二作甚？”

“小弟是怕万一趁你不在时找他麻烦!”

“不会的!咱已作安排了。”

“你有安排?”

“是的,咱也有不少朋友,已派人暗中照顾他,一有风吹草动,就会来通风!”

“如此,小弟就放心了,你老兄真是神通广大!”

王大豹打了个呵欠,出声道:“不管它,先睡会儿再说!……”

此人就在白布街靠近“万寿宫”的一条巷子里,是个江西老表,赌术之精,可称当今第一把手!

“哦!”蒙面人笑了,夫子真是万事通,无所不能,真是秀才不出门,能知天下事,可以差人去找他么?”

“可以!”赵先生道:“只要老朽一纸相召,他一定会来,不过……”

蒙面人急急道:“不过什么?”

“此人也许赌得太多了,弄成一对‘天牌’眼,一上赌桌,那天牌眼更难掩饰,因此盯便无法以他代替主公或王益等人出场,在此情形下,如果姓王的小子因新来了陌生人而不肯入局,就麻烦了!”

“这倒不需多虑!”蒙面人道:“那小子自负骄狂,他不会在乎什么陌生人或不陌生人的!”

如此,这件事便解了,其他的事,老朽再试为主公——剖析分解。”

“蒙面人道:“孤在恭听。”

赵先生道:“听方才主公言下之意,似乎主公的困难并不在如何铲除王、张等几个小子,而在如何留下他们以收取更大的利益!”

蒙面人点头道:“对,先生诚乃孤之子房,孤正是要留下这几

个小子，设法在他们之间制造矛盾，使他们互相对立，互相拼命，从而助成孤更稳固更有利的地位！”

赵先生道：“好策略，但不知对如何分化一节，主公是否已有成算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有，孤已针对毛头小伙子好名好色的弱点，定下了‘二桃杀三士’之计！”

赵先生道：“妙极，主公高智，令人拜服，那么主公只管依计进行便了，还有什么作难的呢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问题是此计只能期以远效，难收近功，而王、张两个小子却已咄咄逼人，威胁到这座‘江楼’的存在了！”

“哦！”赵先生道，“这也容易对付，眼前就有一个机会大可利用！”

蒙面人忙道：“夫子是说……”

赵先生平静如恒地道：“‘余昌庄’的郭锦开不是要请王、朱两小子聚叙么？”

蒙面人急促地道：“不错，怎样……”

赵先生比划着手中纸媒，淡淡地道：“正好趁机设法把姓郭的拉过来，由他出面应付两个小子！”

蒙面人目光一闪，道：“孤早有此意，只因老郭虽然火暴脾气，却粗中有细，唯恐弄巧成拙，故迟迟没有轻动！”

赵先生微微点头道：“那是主公多虑，想他姓郭的与‘盘山堡’的张飞雷白名相若，势相当，一山不容二虎，只要方法运用得当，没有打不动他的！”

蒙面人道：“难就难在怎样运用才得当！”

赵先生一挥纸媒：“许以大名大利！”

蒙面人道：“请问夫子这大名大利可有界限？”

“有！”赵先生来淡地道：“半壁江山，把‘盘山堡’的势力范围整个划归他姓郭的管辖！”

蒙面人道：“这样做，岂不是平分天下，等于把大江以北的地盘全部拱手送给他姓郭的了？”

赵先生皮笑肉不笑的道：“主公，做非常事，要用非常手段，只要鱼儿上钩，还怕不会烹而食之么？”

“对！”蒙面人仰面一笑：“毕竟夫子高明，看来孤利心太重，到紧关头拿得起，放不下！”

赵先生道：“主公太谦了！”

蒙面人道：“夫子还有赐教的么？”

先生道：“关于芬姑娘手下失手的事，欲救已迟，老朽以为暂时不宜采取行动……”

蒙面人道：“这个，倒不关重要，芬儿的事，她自己会作处置……”

“哦！”赵先生颌首道：“老朽忘了芬姑娘乃女中诸葛，腹藏珠玑，用不着为她担心。”

蒙面人谢道：“夫子过奖了，这丫头的确有点小聪明，只可惜是个女流，而且年事太轻，偏偏好强，以后尚望夫子不吝教诲……”

赵先生皮笑肉不笑地：“主公只怕其词若有憾焉，而实深喜之乎吧？”

蒙面人一怔，又复仰天大笑。

脆铃声又起！

蒙面人笑声一顿，哼道：“报来！”

外面轻声道：“吴师父传来急报，他陪郭庄主的一子一女到‘高升栈’，被‘四全老人’……捉狭，折辱了一顿……”

蒙面人冷声截口：“怎样——”

外面声音有点惶恐：“‘四全老人’打掉他满口牙齿，郭家兄妹把他带东门，他无法脱身，所以……”

蒙面人厉声道：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大约一个时辰之前!”

“岂有此理!”蒙面人道:“这样没用?孤把他估计错了!”

外面道:“吴师父恐怕郭家兄妹在乃父面前多嘴,请示如何应付?”

蒙面人阴残的道:“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,这种人……”一顿,缓下语气,转向赵先生:“大师近来连串失常,如今又碰到这档事,夫子认为……”

赵先生仍是平静地接口道:“主公万安,置之死地而复生,大师他会有自全之道的,老朽代劳策划一下,包不误事!”

蒙面人对机智赵先生似乎不止尊重,而且十分信赖,嘘了一口气,道:“一切仰仗夫子劳神了,孤未料到这些所属都恁地不济事!”

赵先生淡淡地道:“恕老朽直言,这也不能全怪他们没用,实在他们碰到的对手棋高一着!”

蒙面人点头道:“夫子言之有理,只是他们一再受挫,令孤气恼……”

赵先生接口道:“大利在后,主公不必为小事烦心,天下事有利必有弊,有得必有失,偶有失利,虽古之名将,亦难免也。”

蒙面人悦声道:“有夫子在,孤无大忧!”

赵先生道:“老朽就去安排一下,主公辛劳一夜,也该稍憩了。”

蒙面人搓手道:“孤就睡一下,偏劳夫子了。”一摆手,道:“送夫子——”

轧轧机枢转动响处,软兜又现。

蒙面人亲手把赵先生扶入软兜坐好,软兜正要下降——

脆铃声又起,外面促声道:“王大哥要走了,他说没美人陪伴,睡不着!”

蒙面人哼了一声:“这小子名堂真多!……”

赵先生道:“他只是藉口出去罢了,张振海是否也一起走?”